

历史的星空

朱鸿 著



中华女子学院



0418224

图书馆

I261
1671

历史的星空

朱鸿 著



中华女子学院



0418224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星空 / 朱鸿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2.4
ISBN 978-7-108-03969-9

I. ①历…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5313 号

责任编辑 罗少强
封扉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0.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题记

小时候，夏天的夜晚，我躺在碾打小麦的场里，兴奋难眠。星空浩瀚，神秘，透明之中渗透着淡淡的蓝光，天行云拂，风东风西，偶有啸音，给了我无穷无尽的遐思。

宇宙沉默，但它却充满伟力，并影响人的生活。中国人素有观天察云的传统，感应极为深刻，相信彗星袭月，白虹贯日，必有事变。希腊人也善于想象，以海神波塞冬命名海王星，以冥王哈得斯命名冥王星，以战神阿瑞斯命名火星。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刻斯兄弟见妹妹海伦遭到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劫持，便扬帆追赶，可惜一头闯进风暴之中，船失而亡。宙斯遂召唤他们升上了天，变成了双子座。水手航海，一向尊其为保护神。

康德尤其敬畏星空。他断言对星空越是思索，它就越是给心灵灌注一种日日翻新的赞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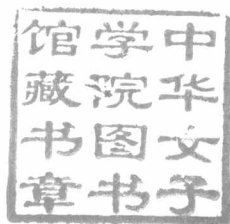
历史的浩瀚和神秘恰似一片星空，在寂静的夜晚，我总是追问，究竟谁都升上了天？谁是恒星，谁是行星，谁又是流星？谁是指引精神方向的北斗星？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于窄门堡

目 录

题记

我在孔庙的所见与所想	1
成功的罪孽	20
怀疑荆轲	41
灰堆	61
兵马俑之气	87
在鸿门分析刘邦项羽之性格	94
胯下奇耻	103
汉武帝与甘泉宫的一个瓦片	116
霍去病墓石刻记	122
司马迁之残与苏格拉底之死	146
王昭君为什么嫁匈奴	163
诗人多难	181
辋川尚静	235



李仙蕙墓壁画记	240
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	258
苏三监狱	265
一个皇帝的成全之路	277
追究吴三桂	296
后记	324

我在孔庙的所见与所想

我把曲阜的孔庙想得很大，可我看到的孔庙却比我所想的还要大。我用了几天的时间才走遍它，我不过是在浏览而已。

这是一个由几十座门坊与几百间厅堂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建筑群，它的中轴线延伸了一千米。建筑群排列在高墙里，就像岛屿散布在海水里，星辰居住在夜空里。

孔庙的任何一个斜檐与正壁，都有自己的讲究，了解其内容，我以为需要一部专门的辞典。我用一天的时间在孔庙转了一圈，只能算是翻阅，甚至仅仅是摸了摸它的封面。

孔庙生长着成千上万的柏树，它们的年龄一般都是几个世纪，有的竟逾越千年，是唐人种下的。那些柏树，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古木。鼓起肿块(tree trunk)的树根，敲着很是空洞的树心，腐朽得又黑又酥的败絮似的树皮，无不在证明它们的经历与卓绝。

孔庙也有槐树和银杏树，海棠花和梅花，当然还有别的种种珍贵而美丽的植物，然而孔庙的主流是柏树。几乎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九的柏树给孔庙赋予了独特的基调。

我进入孔庙，实际上就是进入了肃穆和旷远。地上丰厚的青草，在石缝里养了几百年几十年的青苔，都深化着它的肃穆和旷远。我不知道自己在何处能够感受如此超尘、如此拔俗的气氛？

在孔庙，阳光不是以一束一束的线条贯穿的。孔庙的阳光不会这么硬，这么尖。孔庙的阳光也不会像瀑布一样穿过云层，从天而降。它当然也不会是一个透明的片面，翼翅似的展开于高空。孔庙的阳光是幽深的，有一点凉，还有一点潮湿和盈润。阳光仿佛是从巨大的荷叶上透漏的，用手试试它，唯一的感受是幽深。

足有六千只到八千只乌鸦一直栖息于孔庙，多少有一点神秘。乌鸦以柏树为自己的据点，起飞于斯，归宿于斯，执意不到别的地方去。

在孔庙作游的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无不注意那些飞禽。他们猜测乌鸦是从何时何处迁徙这里的，何以要安家孔庙。我以为这是一个问题，但对此问题，我现在却仍是不得其解。

孔庙的乌鸦喜欢站在一些枯瘦的枝杆上观察人，并以鸟语作评价。不过除了天，也许只有孔子懂鸟语。重要的是，天和孔子知道有时候乌鸦比人更敏感，更义气，也更明白生命的奥秘。

不过有人竟怀疑乌鸦的灵性，有人甚至要考验乌鸦。这人似乎是一个聪明的青年，他仰起头，眯着眼睛，向乌鸦呼喊。他先用汉语，随之用英语，继而是日语，接着是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乌鸦开始很是奇怪，不清楚他是怎样一个人，遂加以研究，之后觉得他并没有什么意思，便置之于地上，转身做自己的事情。

乌鸦轻蔑的姿态显然使青年感到败坏。他火了，竟瞪着眼睛要战斗。不过在舞拳之际，他发现乌鸦忽然将尾部冲着他，似于要非礼，于是他就拔腿而跑。

乌鸦望着那个青年抱头鼠窜，莞尔而笑，笑他以恶意揣度它。岂不知孔庙的乌鸦皆是得道之鸟，很精神文明的。

孔子有一次患了病，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一副要离开世间的样子。学生都以为先生真的不行了，便商量着如何治丧。子路出于敬意，偷偷安排了家臣，无非是希望先生风光一点而已。按礼，大夫一

级的人才有家臣。孔子辞职之后身份为士，士近乎平民，是不能配备家臣的。子路私设家臣，显然把孔子的地位提升了一等。问题是，那一次孔子并没有死，他昏昏沉沉的样子，不过是像死罢了。知道了子路所作的文章，他很是生气，指责子路搞欺诈。他质问子路：难道得不到大葬，就会躺在路上么？不是大夫，竟以大夫的标准治丧，孔子认为这无异于盗名。盗名当然不是君子的作风，因为它远离了仁。子路的举措，多少伤害了先生，否则他是不会那样动怒的。

然而孔庙的建筑规格完全是皇帝一级的规格，甚至它的大成殿的十八根石柱上满是雕龙。这是阿房宫和紫禁城也没有的一种神圣，于是孔庙的人就在乾隆皇帝赴孔庙祭祀之际，用红绫裹住了雕龙，以防乾隆皇帝暗生嫉妒。

把孔子的地位提升到皇帝才有的高度，大约是他料不到的。孔子一生几乎不讨论命运，是由于它难以把握。命运确实像四处弥漫之空气和四处出没之闪电一样不好把握，所以孔子总是回避命运的问题。

孔子活着恹恹惶惶，仿佛丧家之犬，但死了却受顶礼膜拜，显然表现了人类无常的一面。我总感觉孔子望着人类把自己的一双手翻来覆去悄悄在笑。他的笑淡若微风，意味深长。

给孔庙以皇帝一级的规格，当然是要大树孔子，以弘扬其思想。孔子的思想自有它的博大与精深，否则它就不会悠久地影响中国，并使这种影响扩大到中国之外的区域，从而引起一些自以为是优秀民族的学者景仰并学习孔子。

但抬举孔子的中国人，却属于中国人之中的统治阶级，他们所需要的，也只是孔子的一点思想，或仅仅是几个关键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们借助孔子及其思想统治天下，主要是借助有利于他们进行统治的那么一点思想。然而为了那么一点，是有必要把孔子造成偶像的。

我以为，巍峨的孔庙，实际上就是由于那几个关键词而营建的，

而且由于他发明了那几个关键词，遂使孔庙享受了皇帝一级的待遇。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以暴力推翻封建主义，并取得胜利。但革命及其惯性，却鲁莽地打倒了孔子。

由于统治阶级掌握着传媒，于是他们制造的舆论就挟制了孔子，并强行把孔子一直纳入自己的队伍之中。其结果造成的印象是，似乎孔子在全心全意地为统治阶级服务。革命不但要推翻统治阶级，还要消除为剥削与压迫进行鼓吹的意识形态。打倒孔子，显然属于对意识形态所进行的革命。

不过我以为，孔子的精神是独立的。他并没有依附于统治阶级。他的工作是为整个人类而干的。统治阶级完全是出于自己的需要，狡猾地把孔子拉到了自己的行列，从而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孔子是他们的文化人。

在我看起来，把孔子从统治阶级之中剥离出来，恢复他一个有独立精神的文化人的地位，就是革命了，而且是一场漂亮的革命。遗憾的是，革命并没有这样做，革命唯一的法则是打倒。

孔子是公元前四七九年逝世的。尽管他不是官员，但他却是著名的文化人，鲁哀公遂作为鲁国的执政长官，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悼念。一年之后，他还建议把孔子的住宅改为孔庙。

也许鲁哀公对孔子是有感情的，也许他认为孔子确实伟大，有必要推崇他，也许孔子之死引起了他的歉疚，因为孔子是有领导才能的，并一直希望为鲁国贡献他的才能，但鲁哀公却像其他执政长官一样对孔子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子贡对鲁哀公的行为很是反感，他指出：活着不任用，死了悼念，是非礼的。子贡不愧是孔子的学生，他的批评温和而深刻。

我猜测，原始的孔庙当有一种质朴的气氛，纯粹是为孔子及其思想才存在的。现在的孔庙完全是一种文物，统治阶级早就不在孔庙作作了。我强烈地感到这里有一种虚伪。我的意思是，孔庙在表面上是

弘扬孔子的，不过它实际上是在修正孔子。

孔子的思想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很是丰富，但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却是有利于他们统治天下的那么一点思想。他们几乎不宣传孔子对苛政的批评，也根本不实行仁政。他们通过广播孔子的一点思想以掩盖其思想体系。他们是以孔子的思想僵化全体中国人的思想的，并禁封中国人探索与发现的激情。他们甚至就是要扼杀中国人所产生的新的思想而大树孔子。他们知道，只要给孔子以神圣的地位，中国人的其他思想便成了异端。

统治阶级几乎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便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国一直在罢黜百家，没有争鸣。它导致的，是思想的寂寞。在孔庙，我强烈而痛苦地感受了这种寂寞，我自言自语地说：太苍白了，太单调了。

统治阶级以孔庙在表面上弘扬孔子，可实际上却是按照他们的意志创造了一个孔子。这样一个孔子的思想，当然是经过他们检验，并可以放行的思想。如果这只是他们统治天下的谋略，那么这种谋略早就造成了所谓的主流思想，甚至是一元思想，结果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像风吹草木似的使自己的思想倒向主流思想。

一个民族的强大，固然在于它的经济和军事的实力，但我以为，它的精神的强大却是主要的。一个民族只要有强大的精神，它注定会以自己的聪明与勤劳使经济繁荣，军事精锐。然而，如果一个民族的精神空虚了，它没有了信仰，它过分地追求肉欲和物欲，它由于社会的不公平和不正义在相互怨恨，自私自利，尔虞我诈，那么它将注定难以强大。如果它曾经奇迹一般的强大了，它甚至强大得让人类恐惧，那么它也会渐渐涣散，一朝瓦解。

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强大，显然在于它的思想是否能生生不息，源源不竭，因为自由的思想是精神强大的关键和动力。倘若一个民族的

思想板结了，荒芜了，那么它的精神便不能产生广袤的森林和浩瀚的草原。

遗憾的是，两千余年，统治阶级作集权统治，从而把孔子的思想演变为控制中国人的工具，甚至以孔子的思想为武器，对中国人围追堵截，使之屈从。如果谁要坚持自己的思想，那么谁将难以安宁。

孔庙给孔子以超凡的威风，使人敬畏，甚至使人觉得他是难以接近的。事实是，孔子只是在需要严肃的场合才严肃，但在一般的场合，他却是非常随便的，总是在自然地流露感情。在我看起来，孔子颇有个性魅力。

他有一个学生，名为子游，尝在武城做长官。子游遵照孔子的教导，号召武城人学礼，而且极其认真。有一年孔子路过武城，其弦歌之声，远远便听到了。子游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推行大道，并富于成效，使孔子又觉得欣慰又觉得滑稽，遂笑着说：“割鸡焉用牛刀！”不过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话将对子游与陪同他的学生产生负面影响，遂摇手声明说：“前言戏之耳。”

季氏只不过是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但他却以周天子才能享受的八佾舞于厅。孔子闻之，很是义愤，说：“八佾舞于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冉求有一阶段当季氏的家臣，仅仅由于冉求帮助季氏收敛财富，孔子便宣布冉求将不是他的学生了，而且激动地对其他学生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卫灵公夫人南子大约是妖艳女性，孔子在卫国期间，应南子之邀见了南子。子路对孔子的做法不理解，也不高兴，不高兴是因为他觉得孔子竟私下会晤一个女性。孔子当然不希望学生怀疑他，遂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孔子喜欢颜回，颜回死了，这个七十岁的老人竟哭得泪水涟涟。

孔子与妻子的关系属于千古之谜，一些迹象表明，他似乎有离婚

的倾向。依他的率真，我想，如果他和妻子的感情破裂了，那么他可能是要提出离婚的。但对孔子，离婚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做起来将一定很难，而且卒将不忍弃其妻子。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孔子竟会诡辩，甚至有时候竟强词夺理。在楚国，叶公与孔子讨论什么是直率。叶公认为，父亲偷了羊，儿子作见证，便是直率。这种观点，显然是对的。可孔子却指出，父亲偷了羊，儿子为之隐瞒，儿子偷了羊，父亲为之隐瞒，这种互相隐瞒的做法，就包含着直率了。一个陈国大夫司败先生为难孔子，要他回答鲁昭公是否知礼。鲁昭公是姓姬，娶了一个姬姓的女子为妻，以春秋时代的风俗，显然是非礼的。孔子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不愿意冒犯鲁昭公，遂回答鲁昭公是知礼的。司败先生当然不服，从而指责孔子是在偏袒鲁昭公。

难以理解的是，孔子居然会撒谎。孺悲大约是鲁哀公的一个亲信，孔子讨厌孺悲其人。有一天，孺悲登门见孔子，孔子不想接待，不过也没有拒绝的理由，遂让人告诉孺悲他患了病，从而回避了孺悲。事实是，那天孔子不但身体好，而且情绪好。孔子周游列国期间，蒲乡一些人拘禁了孔子及其学生，他们主要是害怕孔子到卫国去而为卫国所任用。经过磋商，孔子与蒲乡的权力分子达成了一个协议，内容是，只要孔子承诺不到卫国去就放孔子。孔子承诺了，遂得以通行。但孔子却沿着丘陵绕了一个弯，又率学生进入了卫国。学生无不瞠目结舌，然而孔子这样解释：是神不同意那个协议的。

不过凡是人，谁没有瑕疵与错误呢？有一天，在耶路撒冷，一群犹太人把一个通奸的妇女推到耶稣跟前，愤怒地举着石头要打她。尽管用石头打通奸的妇女，是犹太人的习惯，但耶稣却在那天反对这样做。他智慧地提议，谁认为自己没有罪恶，谁就先打她。不是命令，但耶稣的启示却高于命令，因为愤怒的人都扔下了石头，解散而去。

孔子是有缺点的，有缺点才使孔子血肉丰满，可亲可爱，而且能

够向他学习。

可孔庙却不但把孔子变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人，而且把孔子神化了。对统治阶级所用的这一手，孔子无可奈何。在世间，凡是被神化的人，都失去了自己的本真，他的思想也不得不失去自己的原意。神化者神化一个人，是要把这个人变成偶像，并以偶像的超人类超自然的力量征服大众。被神化的人往往是由神化者掌握的，否则，神化者就不会投资劳心神化他。被神化的人当然是悲哀的，其悲哀唯有在神化者消亡之后才会解除，甚至神化者消亡了，被神化的人的悲哀还难以解除。

孔子三岁丧父，十六岁丧母，贫且贱，为生存计，曾经做过赶车一类的工作。

深深伤害他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年，他以一个知识青年的身份参加鲁国贵族召集的宴会，不料一个家臣以他不够资格为由，将孔子拒之门外了。

在我看起来，孔子处于社会的下层，身居边缘，是在歧视和冷遇之中长大的，难免孤独和苦闷。可贵的是，他保持了健康的心理，而且好读书，好钻研，每事问，坚持奋斗，终于三十而立。

大约在五十岁的时候，孔子走上了仕途，不过那只是很短的一个历程。他先担任一个县的长官，之后担任鲁国的小司空，接着一跃而为大司寇，主持刑狱和纠察工作，并一度代理鲁国的丞相。孔子进入了政治中心，很有一点得意。他杀了少正卯，协助鲁哀公参加了夹谷之会，还策划了削弱鲁国贵族势力的行动，就是所谓的堕三都。堕三都激怒了地位显赫的贵族季氏，他向鲁国权力机构施加压力，迫使孔子辞职而去。

孔子有知识，有见解，不甘于仅仅做一个只是向权力机构提出建议的文化人。他的愿望是进入权力中心，并按自己为人类的设计直接改造社会。他的从政之志是强烈的，迫切的，梦寐以求的，曾经不无

推销和吹嘘之嫌地说：“苟能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实际上他的仕途遍布荆棘，一塌糊涂。

在孔子进入鲁国政治中心之前，齐景公尝要任用他。但大夫晏婴却反对，孔子便离开了齐国。孔子退出鲁国政治中心之后，到了卫国，卫灵公想任用他。不料有官员向卫灵公进谗言，灵公信之，并派侦探监视孔子，孔子失望，遂离开了卫国。几年以后，楚昭王算计着要任用孔子，然而宰相子西以孔子有一批德才兼备的学生为由劝阻楚昭王。楚昭王害怕大权旁落，随之作罢。

孔子还有两次受到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邀请。那些人以武力占据了一片地盘，不过他们自感虚弱，便邀请孔子进行管理，起码表面上是这样的。孔子一向反对非礼之举，在春秋时代，割据就是非礼。孔子的大道久久不能实现，难免焦虑，便跃跃欲试，想利用这个机会。但他的学生却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孔子这样做违背了孔子一向宣扬的原则。孔子有一点急，为自己的意向辩护。他说：到叛乱分子占领的地盘去工作，并不是不能复礼。他还说：我的主张总不能像葫芦一样只是挂着让人看啊！这个智者在屡屡遭受失败之后，似乎饥不择食了，不过他终于没有成行。

孔子周游列国，无非是在寻找从政的机会而已。选择这样一个方式，需要非凡的勇气。它的过程显然是一种漂泊。十四年周游，孔子历尽了磨难和危险。

在匡地，匡人把孔子当作阳虎包围起来，企图迫害他。阳虎其人过去以残暴的手段在匡地作恶，匡人一直怀恨。导致匡人误会的是，孔子之貌与阳虎之貌颇像，于是孔子一到匡地，匡人就把他们对阳虎的愤怒倾泻到孔子头上了。五天之后，误会才得以消除。

在宋国，孔子有一天把弟子召集到一棵大树下指导他们学礼。尽管这一点招摇，不过它并没有妨碍治安。但一位大夫桓魋却要士兵砍倒大树，甚至用充满杀机的眼睛瞪着孔子。桓魋之所以这样憎恨孔

子，是因为他曾经给自己制作了一个石椁，孔子批评了他。孔子指出大夫用石椁是非礼的。桓魋对孔子的批评耿耿于怀，而且终于有机会给了孔子一点颜色。

孔子最凄惨最悲壮的遭遇，是在陈国。楚昭王打算任用孔子的消息泄露之后，不但楚国宰相子西反对，而且陈国也反对。陈国主要是担心孔子到楚国去会使楚国强大，从而威胁陈国的安全。为了阻止孔子出境，陈国竟恶劣地动员了众多的役犯困孔子于荒野。孔子和他的学生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有几个学生还患了病，甚至有毙命的危险。面对这种局面，子路愤愤不平，不平则鸣。子贡也一脸沮丧，怀疑孔子的主张是否有什么问题。大约只有颜回理解先生，这多少是一个安慰。

役犯困孔子于荒野，使孔子无可奈何，不过孔子也无所畏惧。他席地而坐，或弹琴，或吟诗，或开导他的学生，自有云聚云散的风度。

孔子坚定地认为，他的主张是好的，遗憾的是，人类不响应他。他苦闷，而且孤独。几个自以为聪明的隐者，不但不援助孔子，不理解孔子，不同情孔子，还给他以讽刺。

世间的那些隐者显然是在逃避对人类的一种责任，并企图通过冷淡帮助人类的君子以掩饰其自私与狭隘。任何时代与任何地方，都有它的隐者，不过任何地方与任何时代，也都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

但孔子当时却显然是孤独的，而且苦闷。有人奚落孔子是丧家之犬，有人苛责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有人对问津的子路说：你的先生不是孔子吗？他是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的啊！有人听见孔子在奏乐便嘲弄说：敲得多么快呀，敲得多么快呀，不过谁欣赏呢？算了吧，算了吧！有人看到孔子的牛车走过来，竟故意唱起一些玄妙的歌。孔子觉得他是有意思的，便过去接触他，想交流一下，可他却抛

下孔子，扬长而去，给了孔子一个抱歉！

在近乎两千五百年之前，一个智者带着一套改造社会的方案长途跋涉，宣传他的主张，并寻找愿意任用他的执政长官。他由几个学生陪同，乘着一辆牛车，翻山过河，风雨无阻，从一个国家走到另一个国家。他走遍了板桥之霜，茅店之月。晨光夕照，红尘黑风，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到他要去的地方？

世间的那些伟大的人无不都是由苦难造成的。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区域，处于不同的境遇，各有各的苦难，但他们却有统一的品质，这便是，他们都能直面苦难，并从苦难之中挺拔而出。唯有怀着虔诚的信仰，并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才能变苦难为力量，造成人的伟大。

孔子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甚至中国人的灵魂主要是由孔子的思想哺育的，从而使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气质，并获得了其他民族的尊重。中国之所以是中国，也主要是中国人根据孔子的思想而建立的，它的曲折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富于特色的中国历史。

孔子的一大缺陷是他过分强调社会的等级差别，过分强调人的义务，他的关于人的权利的观念淡薄之极，几乎没有。这一点是统治阶级非常需要，并非常喜欢的，他们可以对孔子的思想作巧妙的篡改，从而有效地统治中国人。结果是，中国人只能在层层叠叠的规范之中活动，性格内敛而保守，甚至萎缩而卑微。那些希望对传统有所突破的人，往往会碰得头破血流。

孔子的目光始终关注着现实世界，讨论生多，讨论死少。他没有探索现实世界之外是否还有一个什么世界，当然也没有指出现实世界之外还有天堂和地狱。这便局限了灵魂的空间，甚至它使人少了一双从现实世界之外的世界监督自己的眼睛，从而使入固有的一种恶得以放肆作为。对于人这种动物，是很需要现实世界之外的眼睛监督的，因为人不好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的眼睛对自己容易半睁半闭，甚至视